

第十七回 出門逢劫盜借重頂缸 登岸遇捕差包藏對簿

詞曰：

意外風波鬥筭奇，啞冤難白致生疑。方欣脫網纔離局，誰料？門開人去賊來時。圓轉驚儻歡正洽，何不，同心廝守莫分離！挫折經官由自誤，直認，拐逃強劫費尋思。

右調《定風波》

卻說生與雲娥，竟偷逃出去，亭門盡開。不期事偏相值，適有強盜經過。見門大開，提刀直入。驚醒司墨。司墨聞有人行，急叫道：“司翰兄尚未睡耶？”不聞生應，司墨疑惑。不放心，急跑下樓，於月中一看，見是強盜，遂高聲喊叫。內一管家聞道出來擒捉，不料被強盜用刀砍倒在地。司墨昏亂，遂躲在假山之後。

須臾賊去，司墨急跑內衙，報知尚書大人。尚書聞報，急命點燈，即到亭中觀看。祇見一管家被殺在地，忙問司墨道：“司翰何在？”司墨應道：“彼倚樓頭悶坐，令小的先睡。小的睡去，不知司翰何往，遍呼不見。”尚書道：“此賊便是司翰何疑。”司墨道：“方纔躲在假山背後，於月下看見此賊是鬚鬚大漢，非司翰所為。”尚書又道：“司翰乃是同謀合伙，所以與賊同去。”遂命點燈巡看。卻見吳府亭門亦開，又令家婢提燈進府報與曾夫人，夫人慌了一嚇，乃攜燈到紅螭閣一看，雲娥、愛月俱不見了。曾夫人驚哭道：“我兒及愛月丫鬟俱被強盜劫去。”少頃，吳夫人出來，亦驚云：“焉有此事！”說畢遂命丫鬟同周家丫鬟往周府呈明周尚書。周尚書聽了，跌足道：“奇哉！這等看來，乃是司翰平日與曾小姐有些動靜往來，故乘夜靜私逃出去。想是欲劫吾財，不料知覺，撞著管家，殺倒在地。但此事不可外揚，明日祇以深夜劫殺人命為詞，告官緝捕。若獲司翰，則曾小姐與愛月之蹤跡自明。”司墨又道：“但事辨真假，若論劫殺，定非司翰，不可冤屈。”尚書大怒，罵道：“狗奴饒舌。”吳家丫鬟叩謝尚書，向後門歸去，將尚書所言一一對二位夫人說了。吳夫人又道：“原來賊乃自家人，明日告官追尋，是劫是拐，又難明白矣。”惟有綠筠皆知道，又以劫殺家人，不敢說出。是以曾夫人以此憤氣，反是綠筠小姐在旁解勸。

直挨至次早，周尚書果令管家遞狀，祇以逆奴劫殺為詞；正犯家人周司翰本係嘉興人。本府看了狀詞，乃人命之案，加以尚書勢頭，即刻移文各州縣，訪緝命案犯人。仍著管家同公差遍處巡緝不題。

卻說生與雲娥出城，到天明時分，舟已潛行三十餘里。到一處地方，名紫墨嶼。煙火俱絕，人跡鮮到，青山碧水，景色頗佳，乃泊舟於此。三人時在舟中，或吟詩煮茗，聯句彈琴。王慕荊則往來照看，伐蘆為炊，下釣為饌，卻喜全無知覺。

黃生在舟中與雲娥所吟詩句，略述一二：

輕舟潛泊碧流邊，昔日妝樓別一天。
縱說同心成好伴，轉教異地對愁眠。
身如介石憑誰訴，情比慈烏有夢傳。
山色溪聲都領略，回頭佳話已前緣。

雲娥曾浣雪稿

臨流對影綠荷邊，聯袂交卮醉晚天。
螭閣當時勞遠盼，扁舟此日獲同眠。
最憐待字深閨閉，不作江中韻事傳。
若是臨歧多一念，難完五百好姻緣。

嘉興黃玉史稿

一日，天將傍晚，生見岸上無人，欲登岸一遊。雲娥道：“不可被人瞧見。”生道：“無妨。”遂命慕荊移舟上岸，信步玩景，口佔有一律云：

萬峰盤疊石蒼蒼，一片清溪隱碧篁。
斷續板橋分路置，參差灌木有花香。
浮鷗飛鷺雙雙見，回雁交鴛兩兩翔。
紫墨嶼邊舟泊處，看來無景不瀟湘。

吟畢，又行數武。正欲選石打坐，不期為周府家人及公差撞見，遂將鎖鎖生，大聲喝道：“好個劫殺害命之賊！”生聞言，不勝駭異，忙問道：“列位何事？”公差應道：“汝夜進周府，殺人逃走。好同我去見本府太爺。”生聞言暗想道：“我與雲娥月夜私奔，豈有劫殺之事。”深與公差辨了許久，不得脫，乃同到城中來。一路以口問心，又想到：“我到公堂直認拐逃，劫殺非我，可以相寬。”又想到：“若認脫逃，一則累我雲娥小姐，一則累我俠友慕荊，不如認了劫殺。”

須臾，到了城內，恰好太守晚堂。公差將生押到臺下。太守將生一看，暗想：“此人眉宇清秀，舉止軒昂，必無劫殺之事。”於是稍稍加刑，叫生供招。生仰天叫屈，因道：“今日之事，供招亦死，不招亦死。”遂自執筆親供。祇見供詞寫道：

周司翰，良家子也。訪舊金陵，託身周府。公子命為筆墨詩奴，事曲意深，知我者惟有白雲與明月耳。前宵劫殺，波及翰身，赫赫明明，在上在旁，必有能辨之者。今刑臨勢迫，死易言難，既甘認殺，奚必辨其燭影斧聲！而別有傷心，誰可憐乎！王孫芳草，在前三尺，敢不供招！

太守看畢，大加歎息道：“天下安有斯文才士而行劫殺之事！”細玩供詞，恐為誣枉，因吩咐衙役松了刑具，權且收監。生負罪不伸，何堪憤恨！

迨及次早，周尚書又來託太守作速申詳，以便上行處決。挨了數日，尚未申詳，皆太守故意遲延也。周尚書一面命家人乘其拿生，一面路密訪了雲娥蹤跡。正是：

潮生水面人無主，浪疊江心自不平。

[返回 >>](#) [駐春園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